

追剿最后一个湘西巨匪

▶ 覃国卿其人

新中国成立后湘西最后一个土匪头子，就是公安部挂号的覃国卿。

覃国卿是大庸县(现张家界)青安坪一个恶霸的儿子，据考系明代农民起义领袖覃后的后代。此人成年后，身体颇长如杆，性情乖戾，顽劣异常。由于小时候出天花，脸上留有麻点，加上平日里喜欢偷鸡摸狗、打家劫舍，当地人送其绰号卿杆子、卿麻子。1934年11月，贺龙率领的红军打下大庸城，建立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覃国卿的父亲在打土豪分田地时被红军处决。父死母嫁，覃国卿怀着对人民政府的一腔深仇，到土著武装义安乡民

▶ 活鬼活魔 气焰嚣张

新中国成立前夕，湖南省军区下令清剿残匪，称决不让一个残匪进入社会主义。不料，这句话被土匪的线人得知后告诉了覃国卿，他不但收敛，还洋洋得意地叫嚣：“我一定要进入社会主义，看他们把我怎么样。”

1950年1月，解放军141师423团奉命进驻大庸剿匪，许多土匪迫于压力，缴械投降。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覃国卿根本没把新生政权和剿匪大军放在眼里，竟变本加厉地带领匪徒继续作恶。他们阻断交通，杀人放火，威胁群众，气焰十分嚣张。

3月的一天，解放军一个班和部分工作组在田角驻扎，覃国卿纠集土匪300余人突然袭击，打死141师战士12

团当了兵，并练就一手“百步穿杨”、左右开弓的好枪法。

1937年，覃国卿杀了时任保安队副队长的堂叔，霸占堂婶。有了几条枪，他扯起大旗自封队长，组织起一支独立的土匪队伍。见邻县桑植县女学生田玉莲人才出众，强拉为“压寨夫人”。从此，覃国卿成了当地一霸，横行乡里，无恶不作。数年间，覃国卿干尽了丧尽天良的坏事，死在他枪口下的百姓难以计数，强奸和霸占妇女近百人，百姓怨声载道，忍无可忍。人们惹他不起，只能暗中祈求天降能人，除掉这个祸害。

名，烧毁民房40余间，还放出恶言：“谁若报信，我将诛灭他九族。”

5月，人民政府为救济百姓，从大庸运5船大米逆澧水而上。覃国卿闻讯，当即吩咐匪徒布下长达7华里的埋伏。接应部队中其埋伏，粮船被截，护航的解放军战士13人、工作组1人、船工8人全部遇难，粮食和船上物资也被抢光。解放军大队人马出动，才把覃国卿一伙赶进深山野林之中，并陆续对其残余进行围剿，只剩下覃国卿和田玉莲两人。自此，他俩因目标小，行动快，像钻地鼠似的这山奔那山，东洞钻西洞，经常往返于大庸、永顺、桑植之间。人们对其是防不胜防，称他为活鬼活魔。

▶ 军民同心 联手追剿

1965年1月1日，湖南省军区司令员刘子云下达剿灭覃国卿的命令，部队、公安、民兵一齐出动，同时恢复湘西剿匪指挥部，特设永顺、大庸、桑植三县分指挥部。一时间，在湘西掀起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次剿匪高潮，可以说是“军民齐动员，围打歼灭战”。

3月23日下午3时许，覃国卿为正在怀孕的田玉莲下山寻找食物，不一会儿，他疲惫不堪地回到藏身的岩洞，沮丧地说：“饿一顿吧，山下风声很紧，只有等到晚上了。”4时许，桑植县利福公社棉花大队的社员收工回家，49岁的贫农组长余天明和民兵排长余世德发现山岩上的刺丛中有许多刺树被踩倒，一道明显的人行痕迹又被一篷荆棘遮住。是不是覃国卿？

正寻思间，忽然一股臭味扑鼻而来，再往旁边一寻，发现一堆新鲜人粪在岩石下，于是两人沿着踩踏痕迹爬上一个大岩，果然发现在不远的岩石下面坐着一男一女，一看那一身破烂衣衫和身边的一支步枪，他们马上意识到，这就是覃国卿和田玉莲。他俩刚要悄悄退去，准备向分队长报告，孰料行走的响声惊动了覃国卿，他举枪便打。看到

▶ 正面交火 成功击毙

3月24日凌晨，解放军、民兵和三县群众近万人的大搜山开始了。上午8时，青安坪田家岗大队民兵排已搜到缸钵状洞前，因枯草很深，没发现有什么异常情况。

覃国卿眼睁睁看着搜寻队伍向自己逼近，心中开始发急，但他抱定主意，为节约子弹，只要不被发现，就决不开枪。

“有声音！”搜在前头的排长田奇左惊叫一声。覃国卿一惊，以为自己已暴露，便抬手一枪将田奇左打倒。

军民们闻声迅速向小缸钵洞靠拢，已成惊弓之鸟的覃国卿和田玉莲见大势已去，再也不敢挪动身子了。公安大队3中队副指

导员迅速抢前一步，对着小缸钵洞大喊：“覃国卿，快投降吧，你今

自己被发现，余世德抱着余天明滚下岩坎，子弹与他们擦肩而过。

覃国卿持枪追赶，幸好二余已拐过岩头。这时覃国卿见远处有一男人正背着一捆干柴往家中走，一枪打去，那人当场毙命。覃国卿的滔天罪行引起民众公愤，男女老少纷纷表示要为剿匪出力。十里之外的剿匪分队接到报告，当晚便组织三县部队、民兵、群众7000多人，对覃国卿形成多层包围圈，大小山头被围得水泄不通。

这天晚上，覃国卿收拾完身边的东西，把所有的子弹挂在身上，背起那条中正式步枪，拉着田玉莲准备突围。当他们落到永顺公路边时，抬头一看，公路上人头攒动，民兵步步紧逼。覃国卿仍存侥幸心理，心想只要有一丝缝隙，他也要钻出网外。

就在他瞅准机会拉着老婆穿越公路时，田玉莲突然发出急促的“哎哟”声。“妈的，怎么了？”覃国卿低声问道。“肚子疼得很，许是要生孩子了。”田玉莲捂着小腹说：“我不走了，死也不想走了，只求死在这儿。”覃国卿只得拖着她返回，他们藏进一个缸钵状的岩洞，决定孤注一掷，把孩子生下后再做打算。

天插翅难飞了！”“缴枪不杀！”搜寻队伍也架起喇叭向覃国卿喊话，一时空中全是威逼敌人的喊声。

洞内传出覃国卿尖细的回应：“解放军，哪个要听你们的话。缴枪不杀骗他妈大脑壳去吧！”骂着，“砰砰”又是几枪，公安少尉谢茂双的军帽被打飞了。

围洞的军民立即还击。大庸县人武部李石生副部长发出命令：“用手榴弹炸！”霎时，轰炸声响遍山谷，硝烟弥漫大地，但由于小缸钵洞上下全由又高又密的树木荆棘覆盖着，要把手榴弹扔进洞去并不容易。

谢茂双仔细观察一下地形后，从战士手中拿过两枚手榴弹，借着浓重硝烟的掩护，迂回爬到岩包的侧顶，将一颗手榴弹顺着岩槽投进小缸钵洞内。

覃国卿看见冒着白烟的手榴弹后，想拿起来扔出去，就在他抬手之际，“轰隆”一声，手榴弹爆炸了，覃国卿哼了一声，晃了晃，一头栽倒在地。在乱岩石中，覃国卿的左手不见了，左侧胸和面部血肉模糊。

隐蔽在附近的军民乘机占领大岩包，十几支枪一起开火。后经勘验发现，覃国卿身中十几发子弹，当即死亡，田玉莲被活捉，经审讯后才被处决。

据《解放军报》

